

## 自序

今年4月在美兆健康體檢中心查體，突然發現，左眼視力驟降，才一年的工夫，就從1.0降到0.3。我知道，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生命體驗，歲數大了，每年說不定都會有個把零件不好使，需要修理，直到有一天全部報廢。

黃斑病變是老毛病了，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查出，現在終於到了應該大修的時候。從北大校醫院轉到北醫三院，說是青光眼。後來到人民醫院，找到著名的黎曉新大夫，她說我是黃斑前膜增厚，應手術剝除，晶體老化，早晚得換，乾脆也一塊兒做了。

有病不治等甚麼，我同意手術。問題是，5月18號，我要到美國訪問，事皆前定，23天，4個地點，每天幹甚麼，人家全都安排好了，臨時變卦，不好意思。手術被拖後。

6月10號回北京，回到北京就11號了。第二天是我生日，學生請飯。去年，我跟他們說，2000年我就活夠本了，剩下的日子是個饒頭。今年你多大？剛好13歲，我自己給自己這麼算，

但小區居委會來電話，讓我去拿老年證。65歲，憑這張卡，坐車不要錢，公園隨便進。

6月28號做手術，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，一直在家熬著。全部恢復要3個月。現在用右眼寫字，一天寫一點兒，和以前的序言一樣，講點眼跟前兒的事。

這本小書是丁超和陳軒選編，兩個年輕人，朝氣蓬勃，一個來自北大，一個來自清華。

我是宅男，喜歡鬧中取靜，有在電視機前寫作的習慣。我不訂報紙，也不太上網，每天打開電視，只是留心一下有目共睹誰都看得見的大事件。太多的消息懶得看。蠱惑人心的謠言，人云亦云的輿論，我一向持懷疑態度。

我是身在21世紀，心在20世紀，目睹世紀之變，做一點前後對比，講一下我的文化立場。

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

20世紀90年代，我幾乎年年去美國。21世紀，我只去過三次，2001年一次，2007年一次，今年是第三次。13年嗖的一聲就過去了，美國還跟從前一模一樣，就像奧威爾從血腥的西班牙內戰回到他的祖國時所說：

英國——特別是英國南部，也許擁有世界上最和諧的風光。在經歷了漫長旅程，特別是當你從暈船中逐漸緩過來以後，突然發現自己坐在列車專用絲絨坐墊上，你很難相

信在哪裏真的在發生甚麼事情。日本發生地震、中國發生饑荒、墨西哥發生革命？無須擔心，明天早上牛奶還會放在門前的臺階上，《新政治家報》也會照常出版。工業都市離這兒非常遙遠，煙霧和窮困被掩藏在地平線下面。這裏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國：被鐵路分割的大地上滿是鮮花，站在草地上的馬靜靜地吃草，緩緩流淌的溪水，溪邊的柳樹，榆樹上的榆錢，農舍旁的草叢，倫敦郊外寂靜的原野，骯髒河面上漂浮的船隻，熟識的街道，海報欄上板球賽和王室婚禮的公告，男式圓頂高禮帽，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，紅色的巴士，身著藍制服的警察——所有這一切都睡著了。英國睡意矇矓，我有時擔心我們永遠不會醒來，直到被炸彈的轟鳴驚醒。（《向加泰羅尼亞致敬》一書的結尾）

他說的「炸彈的轟鳴」是他的不祥預感。西班牙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演，後來的事情被他說著了。

美國在地球那邊做夢，也是讓珍珠港事件炸醒。

21世紀是由「九一一」的爆炸揭開帷幕。新世紀，革命雖已沉寂，戰爭並未消亡。「反恐」給小布什、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提供了最好的藉口。他們窮兵黷武，把這個世界折騰慘了，也把美國折騰慘了。奧巴馬繼承了他們的爛攤子，也繼承了他們的餽主意。在對外政策上，美國依然故我。難怪今年4月，美國在世的五個總統聚首達拉斯，共敘愛國情懷。奧巴馬一席貼心話，讓小布什熱淚盈眶。

20世紀末，蘇聯解體，東歐易幟，美國和北約把歐洲搞定，世界三大塊，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其他兩塊都未搞定，沒有搞定的地方都是潛在的戰場。

中近東，教俗之爭是大問題。美國推行世俗化和民主化，往往事與願違。世俗化程度較高的政權往往親美，但不是君主制就是軍主制（軍人專政），非常獨裁，非常專制，非常腐敗，利益高度分化。真正的民主選舉，又往往選出的是帶有草根色彩的傳統宗教勢力，讓美國不待見。各派勢力鬥法，一次次重新洗牌，按下葫蘆浮起瓢，每次都是翻烙餅。如今敘利亞深陷內戰，埃及局勢大亂，伊拉克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，每天爆炸不斷。這兩天的消息是「基地」分子劫獄，25家美國使館關門。這一地區，本來是英法兩國的老地盤，美國希望它們趕緊搭把手，讓它重返亞太。

亞太是美國大兵死傷最多的地方。二次大戰，美國打敗日本在這兒。冷戰時期，美國一挫於朝鮮，二挫於越南，兩次同中國交手，也在這兒。現在，美國戰略東移，當年的柏林牆對峙被搬到三八線，當年圍堵蘇聯的飛機戰艦被部署在第一島鏈。人家勞師動眾幹甚麼？當然是圍堵中國。

「戰爭即和平，自由即奴役，無知即力量」（參見《1984》）。奧威爾的三句名言，至今沒有錯。

蘇聯退出冷戰，中國告別冷戰，但美國從未放棄冷戰，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。

有一天，大概6月6、7號吧，我在費城一家旅館，睡前借電視催眠，迷迷糊糊，眼前蹦出一個年輕人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下面有字，一會兒「稜鏡」，一會兒「洩密」，一會兒「老大哥在盯著你」。此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今年的頭號新聞人物——斯諾登。他從夏威夷到香港到莫斯科，每天都有報導，一舉一動，揪著全世界的心。眼瞅一個月了，故事沒完沒了，直到8月1號，他才有了臨時避難的證件。

「新世紀的福音」怎樣變成噩夢？

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，讓我們想起了越南戰爭。那次戰爭，全球上下，包括美國，不分左右，誰都罵，一片喊打。

2008年的金融風暴，讓我們想起了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。那次危機，全球上下，誰都叫苦不迭，最後逼出個法西斯主義。

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讓我們想起了奧威爾。他讓我們重新思考：誰是這個世界的「老大哥」？「電屏」的意義到底是甚麼？

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。事實比宣傳更能教育人。

說人洗腦者，正是洗腦人。

這本書的頭一篇是〈讀《動物農場》〉，對我最重要。奧威爾的書，過去讀過，不全面也不深入。2007年，我把我能找到的書全都找來，攔在一塊兒讀，感覺大不一樣。不讀不知道，一讀嚇一跳。我發現，他的故事，經西方意識形態導讀，人云亦云，幾乎跟指鹿為馬一樣。

《動物農場》是寫蘇聯。這段歷史有點像咱們的《水滸傳》：造反一圍剿一招安，也是三部曲，結局是「人豬和解」。他罵豬。豬背叛動物，像人一樣站起來，重歸主流，在他眼裏，不是喜劇，而是悲劇。動物農場，甚麼動物都有，既有傳播社會主義革命的鴿子，也有傳播資本主義福音的烏鴉，既有吃苦耐勞能戰鬥的老馬，也有好吃懶做、偷奸耍滑、愛佔便宜的老貓。他的立場，其實很清楚。他說，他既不站在「人」（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）一邊，也不站在「豬」（偽社會主義）一邊，而是站在「當牛作馬」的「動物」一邊。

《1984》是講冷戰，從1948年預言1984年。西方圍剿蘇聯，長達73年，頭30年寫進前書，後43年屬於冷戰。二次大戰，英法縱容德國從西邊包抄蘇聯，美國縱容日本從東邊包抄蘇聯，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，反而與蘇聯結盟。戰後，共同的敵人沒了，雙方對峙，又回到這兩個包抄點。冷戰，實質還是「圍剿一反圍剿」，蘇聯是被圍者。圍者把被圍者堵在家門口（封鎖是因，封閉是果），說大白天的，你關甚麼門兒，自個兒拿「鐵幕」罩著自個兒，「小羊兒乖乖，把門兒開開，媽媽回來了，媽媽來餵奶」。冷戰時期，蘇聯就像「麻胡子」（參見魯迅的〈二十四孝圖〉），是專門嚇唬歐洲人的。奧威爾跟後來的許多西方左派一樣，患有恐蘇症，唯恐蘇聯吞併歐洲，使「極權主義」傳染全世界。當時，共產主義和左翼運動如日中天，讓整個西方世界渾身發抖，他這麼想，不無道理。更何況對抗本身也是傳染：你有彈，我有彈；你搶地盤，我也搶地盤；你抓特務，我也抓特務。

彼此彼此，互相都受對方的情緒感染，劍拔弩張。奧威爾預言的「三國演義」：英美是大洋國（包括英聯邦和拉丁美洲），蘇聯是歐亞國（包括歐洲大陸），中日朝韓是東亞國。西亞、北非和南亞、東南亞是三國爭奪的中間地帶，細節跟後來的發展有出入（如歐洲被蘇聯吞併），但大格局沒有錯。有趣的是，它的故事場景不是選在歐亞國，而是選在大洋國。他害怕的是禍起蕭牆。

老大不是「老大哥」，誰是「老大哥」？

福柯說，馴化和監視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法寶。這兩樣，《1984》都有描述。

馴化是洗腦，從報紙到電視，從官方宣傳到大眾娛樂，從監獄、軍隊到教堂、學校，甚麼都可以是馴化。別以為光社會主義國家有洗腦，資本主義國家的洗腦，歷史更悠久，功能更強大。比如五一勞動節、三八婦女節，本來是美國發明，但現在很多人都以為，這是蘇聯的發明。

監視，手段也很多。《1984》講監視，給人印象最深，莫過「電屏」。「電屏」就是用來監視。這玩意兒對警察破案特好使。現在，除了廁所，哪兒哪兒都時興安攝像頭，越是闊人住的地方才越需要，銀行更是不可或缺。過去，大家都以為，蘇聯是警察國家，此書肯定是講蘇聯。但直到今天，攝像頭最多，還得屬英國。

當然，英國當老大哥，這已經是過去時。二次大戰後，李代桃僵，美國才是現在的老大哥。美國是世界警察，它要監控全世界，攝像頭已經遠遠不夠，真正的監控手段是計算機網路。

古人云，人唯求舊，器唯求新。

網際網路像一張大網，把天下古今一網打盡。大家都說，世界已無秘密可言，這玩意兒最公開，最透明，最容易保障言論自由，最容易行使監督職能，人民一旦上網，就會爆發「顏色革命」、「茉莉花革命」，但他們忘了，監視者背後還有監視者，這個網路的中心坐著個黑蜘蛛，它才是君臨一切的上帝，盯著你們每一個人。

兵法，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。知彼離不開間諜，知己也離不開間諜。

美國反恐，有兩大法寶：

第一，我看得見你，你看不見我，靠的是網路監控。

第二，我打得著你，你打不著我，最好的例子是無人機。

器雖然是新的，但人對付人的道理，其實還是老的。

美國的監控是全覆蓋，甚麼都拿「反恐」說事：

1. 國家監控國家。美國認為，「自由國家」監視「不自由國家」，這是天經地義。「自由國家」也分親疏遠近，英國和英聯邦國家是「一等自己人」，歐洲大陸和日本是「二等自己人」。即使「自己人」，照樣受監視。中國的身分是甚麼？蘇聯解體後，中國是美國圍堵的頭號對象（人家明媒正娶，有大老婆、二老婆、三老婆，中國連丫環都不是，別自作多情）。

2. 執政黨監控反對黨。這事在美國是大忌。我們都還記得，前不久，共和黨鬧「監控門」，比為水門事件。奧巴馬趕緊解釋，

不對不對，我這一切，還不都是為了反恐。監控的主意本來出自小布什。奧巴馬搞監控，比小布什更來勁兒。共和黨攻他，那只是說你監控誰也不能監控我。這回倒好，斯諾登事件一出，兩黨高度一致。

3. 政府監控人民。這也不是甚麼新鮮事。麥卡錫時代，美國就搞竊聽和告密，理由是「非常時期」。「九一一」之後，「反恐」成了「麻胡子」。你說怪不怪？美國比誰都強大，但它比誰都缺乏安全感。它說，親愛的美國人民呀，你們若不讓我監控，「九一一」可就來了。為了國家，你們該委屈就委屈點吧。這對缺乏安全感的美國人最管用。

斯諾登事件出來，世界各國，反應不一，好像行為藝術。甚麼國說甚麼話，真是一點兒不假。美國嘴硬，一點不認錯，說咱這些事，誰不幹呀（大家都幹壞事情，大家都是好東西），網路安全，它是受害者，中國盡偷它的東西。它的盟友，吃虧受害，不敢言語，頂多哼哼唧唧，表示一下不滿，那都是做給民眾看，絕不敢跟美國撕破臉。老大老大，還是有人怕。斯諾登被美國吊銷護照，全球通緝，除俄羅斯和幾個拉美國家，誰都不敢收留他。難怪電視評論說，這正應了一句老話，「只有永恆的利益，沒有永恆的朋友」（誰都把這句庸言掛在嘴邊，以為大有深意存焉，好像自個兒就是政客、外交家似的）。

沒有義，只有利。沒有主義，只有生意。這是很多人的邏輯。

這一事件對所有人的良心也是考驗。

鳳凰臺的新聞評論真有意思。

鄭浩說，斯諾登走投無路，誰都不待見，他根本不是「英雄」，而是「麻煩製造者」。

閻丘露薇說，這一事件被炒作放大，其實它「反而證明美國司法健全，言論自由」。斯諾登該去哪兒？她有她的分析。拉美人權差，不能去；歐洲比較理想，去不了。你不是要當英雄嗎？最好的選擇還是回美國。因為在美國，「他可以請律師，他作為一個受到如此關注的公眾人物，在整個司法過程中應該會得到很多的關注，關注越多，公平性越高。」

趕緊投案自首吧。

話音未落，7月31日，曼寧（他把美軍虐殺伊拉克平民的血腥畫面放到了網上）被判間諜罪，面臨19項指控，刑期可能高達136年。

美國司法可是憑判例講話。

真話有如利刃，觸之者傷。奧威爾的風格，就是「剃刀般的鋒利」。他甚至敢把自己的傷疤揭給世人看。他寫「動物農場」，靈感從哪兒來？來自西班牙內戰。他親身體驗過自己人殺自己人的內心傷痛。

小時候，我看過一個電影，名字叫《魔椅》（匈牙利拍的，1954年出品）。「魔椅」很神奇，誰只要一屁股坐在這把椅子上，馬上就口吐真言，讓一切虛偽言辭無地自容，讓一切道貌岸然陷

於尷尬。當時的我只有八九歲，在電影院笑得前仰後合，回到家裏仍興奮不已，逢人就要拉著人家講，重複片中的對話與情節。

斯諾登是個敢於講真話的人，真話讓世界陷於尷尬。

美國是個以人權立國的國家。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，不是隨便可以打聽的東西。但個人有隱私，國家也有隱私呀。國家的隱私叫機密。這兩個東西打架怎麼辦？小布什說，咱們可以立個《愛國者法案》，反恐是硬道理，人權是小，安全是大，小要服從大。斯諾登事件的意義就在於，他是循著美國的法理，揭穿了美國的謊言，讓世界人民知道了真相。

美國對他國的武裝干涉，一向是以人權為理由，號稱「人權至上，大於主權」。怎麼輪到反恐，人權就不那麼至上了呢？

民主誠可貴，自由價更高。

若為安全故，二者皆可拋。

注意，這裏的「安全」只是美國的安全。美國的安全是建立在世界的「不安全」之上。

現在的世界有如太虛幻境。

斯諾登事件好像科幻片，不堪忍受機器王國統治的人被機器殺手四處追殺。他以一己之力挑戰強大的國家機器，挑戰無情的世界體系，太難。

斯諾登無家可歸，有人給他發了本世界護照，還有人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他。

他的命運如何？誰也不知道。

這個世界會好起來嗎？答案是總要有人挑戰。

魯迅說：

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，就先該敢說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罵，敢打，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！（〈忽然想到〉之五）

說起斯諾登，我會想起奧威爾。說起奧威爾，我會想起西班牙內戰。

我一向認為，不讀《向加泰羅尼亞致敬》（還有《戰時日記》和《戰時通訊》），就沒法理解奧威爾，也讀不懂《動物農場》和《1984》。

最近有本好書，《當世界年輕的時候——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（1936-1939）》，倪慧如、鄒寧遠著，讓我們回到了那個久已被人遺忘的年代。這是我所寓目，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，非常非常難得的好書。

作者說，這是一場「震撼世界良心的內戰」。

封面題辭寫得真好：

那是一場無比尋常的戰爭，  
它呼風喚雨，  
曾經讓畢加索的畫筆憤怒，  
讓聶魯達的詩篇流淚，

讓加繆的心口淌血，  
讓全世界四萬多個男女老少去西班牙……

為了一句「NO PASARAN」（「不許法西斯通過」），美國的海明威、加拿大的白求恩、英國的奧威爾，還有許許多多普通人（包括中國人），不遠萬里，從世界的各個角落，投入這場被人出賣註定失敗的戰爭，很多人都長眠在了這塊古老的土地上。

他們是真正的國際戰士，他們是真正的世界公民。

2013年8月3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

補記：

最新消息，曼寧被判35年。